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论至善和至恶

[古罗马]西塞罗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论至善和至恶

[古罗马]西塞罗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至善和至恶 / (古罗马) 西塞罗著; 石敏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 包利民 章雪富主编)

ISBN 978-7-5161-7990-1

I. ①论… II. ①西…②石… III. ①西塞罗, M. T. (前
106 ~ 前 43) —伦理学—研究 IV. ①B502.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483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陈 彪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168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 年再版序

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与希腊存在着关联。如果说人类的学问某种程度上都始于哲学的探讨，那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希腊的学徒。这当然不是说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优越性和优先性，而只是说人类长时间以来都得益于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和求知之道，希腊人则为基于纯粹理性的求知方式奠定了基本典范，并且这种基于好奇的知识探索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主要存在方式。

希腊哲学的光荣主要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这套译丛则试图走得更远，让希腊哲学的光荣与更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斐洛、尼撒的格列高利、普卢克洛、波爱修、奥古斯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编年史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罗马人，有些人在信仰上已经是基督徒，但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他们著作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在续写希腊哲学的光荣。他们把思辨的艰深诠释为生活的实践，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信仰的勇气，把城邦理念演绎为世界公民。他们扩展了希腊思想的可能，诠释着人类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

这套丛书被冠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之名，还旨在显示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相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的多元格局为哲学的运思

和思想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致力于更具个体性、时间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探索，更倾心于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塑造一种盼望的降临，在一个国家的时代奠定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在这个时代并且在后续的世代，哲学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更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始终志业；哲学家们在为古代哲学安魂的时候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在历史的延续中瞻望终末的来临，在两希文明的张力中看见人类更深更远的未来。

十年之后修订再版这套丛书，寄托更深！

是为序！

包利民 章雪富

2016 年 5 月

2004 年译丛总序

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作“两希文明”。顾名思义，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停在表层，不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

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是关于更为狭义意义上的“两希文明时代”——即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八百年的时间。对于“两希”的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极为具有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影响别文化。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另一方面，在这番辉煌之下，却又掩盖着别样的痛楚；古典的社会架构和思想的范式都在经历着剧变；城邦共和体系面临瓦解，曾经安于公民德性生活范式的人感到脚下不稳，感到精神无所归依。于是，“非主流”型的、非政治的、“纯粹的”哲学家纷纷兴起，企图为个体的心灵宁静寻找新的依据。希腊哲学的各条

主要路线都在此时总结和集大成：普罗提诺汇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路线，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汇总了自然哲学路线，怀疑论汇总了整个希腊哲学中否定性的一面。同时，这些学派还开出了与古典哲学范式相当不同的但是同样具有重要特色的新的哲学。有人称之为“伦理学取向”和“宗教取向”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治疗”的哲学。这些标签都提示了：这是一个在剧变之下，人特别关心人自己的幸福、宁静、命运、个性、自由等的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那个时代的哲学会不会让处于类似时代中的今人感到更多的共鸣呢？

另一方面，东方的另一个“希”——希伯来文化——也在悄然兴起，逐渐向西方推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定居经商，带去独特的文化。后来从犹太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日益向希腊—罗马文化的地域慢慢西移，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这个时代究竟是希腊文化的东渐还是东方宗教文化的西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是特质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当它们最终遭遇之后，会出现极为有趣的相互试探、相互排斥、相互吸引，以致逐渐部分相融的种种景观。可想而知，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一旦出现，则场面壮观激烈，火花四溅，学人精神为之一振，纷纷激扬文字，评点对方，捍卫自己，两种文化传统突然出现鲜明的自我意识。从这样的时期的文本入手探究西方文明的特征，是否是一条难得的路径？

还有，从西方经典哲学的译介看，对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经典的译介，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可观的工作；但是，对于“两希文明交汇时期”经典的翻译，尚缺乏系统工程。这一时期在希腊哲学的三大阶段——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哲学、晚期哲学——中属于第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别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但是第三阶段的译介还很不系统。浙江大学外国哲

学研究所的两希哲学的研究与译介传统是严群先生和陈村富先生所开创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沉潜严谨、专精深入的学风。我们这次的译丛集中选取了希腊哲学第三阶段的所有著名哲学流派的著作：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斯多亚派、新柏拉图主义、新共和主义（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希望为学界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哲学的共同关心聚焦在“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我们的翻译也将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哲人们对人生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会引起超出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思考 and 关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属于“早期教父”阶段。犹太人与基督徒是怎么看待神与人、幸福与命运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希腊人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干系？两种文明孰高孰低？两种哲学难道只有冲突，没有内在对话和融合的可能？后来的种种演变是否当时就已经露现了一些端倪？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和相当急迫的现实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为此，我们选取了奥古斯丁、斐洛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哲是“跨时代人才”，他们不仅“学贯两希”，而且“身处两希”，体验到的张力真切而强烈；他们的思考必然有后来者所无法重复的特色和原创性，值得关注。

这些，就是我们译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的宗旨。

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丛书中各书的注释，凡特别注明“中译者注”的，为该书中译者所加，其余乃是对原文注释的翻译；二是本译丛也属于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计划之一。我们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的翻译，以弥补这一时期思想经典译介之不足。

包利民 章雪富

2004 年 8 月

中译本导言

一 生平概况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1月3日—公元前43年12月7日），演说家、律师、政治家和哲学家，一生参与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扮演重要角色，经历了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和灭亡。他的作品是那些历史事件的宝贵信息资源，他的哲学作品则是他屡次被迫脱离政坛的见证。

西塞罗出身贵族，但他的家族里没有一个是富有的贵族，只是由于在选举中获胜，才得以在罗马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西塞罗就像是另一个阿基里斯（Achilles），心怀远大的政治抱负，渴望成为最好的政治家，在他同时代的人中实可谓鹤立鸡群。这是他30岁之前的人生目标。

对西塞罗来说，仅是法律方面的经历就足以引导他走向政治上的成功。他前后当过财务官、市政官、执法官、执政官、元老院议员，对自己的成功非常自豪，尤其对一举粉碎企图用武力推翻罗马政权的喀提林阴谋颇为得意。他未经审判就处五名谋反者死刑，并引以为豪。这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15年，可谓声名鹊起（公元前75—前59年）。

但是，到了公元前60年，恺撒、庞培和克拉苏联合起来，组成“前三头”同盟，控制了罗马政坛。西塞罗受到仇敌抨击，公元前58年，法官克劳狄（Clodius）提出一项有溯及力的法案，凡

未经审判就处罗马公民死刑的，应当勒令流放，全部财产充公。这次流放为西塞罗提供了充足的思考时间，他开始了第一个哲学研究时期。但是，大约一年之后，政局发生了变化，他蒙允回到罗马，财产也得以全部返还。

政治事务使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当恺撒跨越鲁比孔河（Rubicon River），带领军队进入意大利，发动与庞培的内战时，西塞罗选择站在庞培一边。不过，他并不热心，因为所争论的不是罗马应当是共和国还是帝国的问题，而是谁将成为皇帝的问题。是庞培，还是恺撒？无论是谁，都将是一场灾难。最后，恺撒赢了，于公元前48年成了罗马的第一位皇帝。他赦免了西塞罗，允许他于公元前47年7月回到罗马。西塞罗被迫离开政治，于是致力于学术研究，从事哲学著述。

恺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杀，这导致安东尼（Antony）、李必达（Lepidus）与屋大维（Octavian）、奥古斯都（Augustus）之间的又一场权力之战。西塞罗作为再生的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古希腊演说家），仍然希望能恢复共和国，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热情似火的演讲。这就是著名的《反腓利比克之辩》（Philippics），他希望帮助屋大维战胜安东尼。但安东尼不仅把西塞罗本人，还把他的儿子、兄弟以及侄子全列在死刑名单上，屋大维却袖手旁观，没有保护西塞罗及其整个家庭。于是，安东尼一声令下，赫勒尼乌斯（Herennius）砍去了西塞罗的头和手，把他们全都钉在元老院的演讲柱上。因而，西塞罗的最后15年（公元前57—前43年）充满了悲剧色彩。

二 思想概述

西塞罗的哲学从属于政治，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也就是捍卫并改善罗马共和国。他认为政治家都已经败坏了，不再拥有先辈

们早年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哲学和艺术始终是雅典人独领风骚的活动，罗马人西塞罗对法律、统治、职责这些道德和实践问题更感兴趣，所以他把希腊作品译成拉丁文，创设词汇和概念，理想化地描述罗马历史，树立正当行为的榜样，阐明它的思想。

柏拉图的新老学园派导向怀疑主义，因为人类不可能对自己关于世界的知识非常确信，因而不能说哪种哲学就是真理。西塞罗是个法律高手，能够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为委托人有效辩护，一旦出现新的证据或遇到新的问题，就得全面重新考虑对策。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就这种身份来说，他需要大量灵活的技巧，才能应变自如。他确实非常聪明，机智过人，对其他哲学流派可以信手拈来、随意使用，用得恰到好处，对它们的观点如数家珍，所以他的教导非常成功。另外，他对伊壁鸠鲁学派充满鄙视，极尽讥笑挖苦之能事，结果对它的教导严重误解，竟然以为它根本上不过是对低级快乐（食、色、酒）的无耻追求。但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实际教导的是，快乐就是没有痛苦（包括对财富、名誉或权力的欲望所引起的痛苦），而不是生活放荡，毫无自制。伊壁鸠鲁学派教人远离政治和公共事务，与朋友安静共处，致力于哲学研究（像苏格拉底那样），这样的生活才可能有最大的快乐。伊壁鸠鲁学派还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包括天体，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他们的原子论使他们对诸神的存在不感兴趣，因为诸神诚然存在，但并不干涉人的事务。此外，他们相信，人最大的痛苦是由对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的恐惧所致。所以他们认为死只不过意味着感觉的终结，如构成物体的各原子彼此分离一样。因而没有任何理由畏惧死亡，因为根本没有神的审判或者来生。

西塞罗涉足政治颇深，对荣耀孜孜以求，这使他与伊壁鸠鲁学派强调隐居的理论相反。他还拒斥无神论，因为对神圣处罚的畏

惧往往对人具有威慑力，使人不敢行不道德之事。

然而，在流放期间，他再也不能参与公共生活，所以他所能指望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个人生活的修养，以及它所可能提供的快乐。

西塞罗是个真正的治国之才。他试图一点点而不是完全地接纳斯多亚主义的生活方式。他始终是个罗马人，而罗马的日常道德规范与斯多亚学派的某些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因而，西塞罗把斯多亚学派罗马化，使其改头换面。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借斯西比奥之口表达的关于理想地支配身体的观点，就可以注意到他的设想。但西塞罗局限于罗马人的经验范围，从他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衰落的不同看法可以最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亚里士多德知道城邦衰败之后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力量 and 影响，但西塞罗根本不明白亚里士多德如此洋洋洒洒描述的力量是什么东西。在他看来，历史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因果路径，个人的力量和行为在作为结果产生的城邦中是微不足道的。

西塞罗的哲学信念与斯多亚哲学相冲突的另一点是宗教。在这一点上，罗马传统与斯多亚理论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两者永远不可能真正统一。这凸显了重智求知的希腊世界与重宗教恩赐的罗马传统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在两个世界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一个是知识、理性的世界，另一个是传统和感情的世界。斯多亚哲学是一种注重知识和兄弟关系（brotherhood）的希腊哲学，也强调宿命论，相信一切都由固定的宇宙秩序预定，所以不可能被罗马人实际接受。斯多亚的宇宙本质上是一个精确有序、毫不混乱的宇宙。人的目标就是服从于秩序，也就是大自然的理性计划；与宇宙秩序和谐一致，按照这样的计划生活，这就是智慧。拒斥自然秩序或大自然，那就是罪。在他们看来，这大自然充满神性，因为万物都有像神一样的灵所附着。因此自然秩序本身就是神，

整个宇宙也是神。

自然律适用于整个宇宙，因而，唯有所有人组成的普遍政治共同体才能存在。西塞罗的理想国家要经历三个连续阶段：第一，共和国中有一种高贵的支配力量；第二，某些权力归于贵族；第三，某些事情留给人民作主。其实，过去的罗马就是这种理想的国家：国王就是高贵力量；元老院代表贵族力量；保民官代表作主的人民。

显然，西塞罗认为罗马就是理想的完美国家。这位善于适应新环境的政治哲学家又证明神圣的罗马帝国的美德是正确有效的。罗马的扩张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要在罗马社会形成一个世界同盟。在这一点上，斯多亚哲学和罗马帝制是不相融的。罗马的扩张主义与斯多亚忽视人事的观点相左；大自然的计划不可能由人来改变。

当论到国家的衰败时，西塞罗拒斥斯多亚哲学，舍弃逻辑，选择传统和罗马人的感情。在西塞罗看来，一个好的政治体制是人为着共同的善而建立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体制可以有六种不同形式。所有形式都可能有的好的组合或坏的组合。而且，有些形式还可能就是从另一种形式演变而来的。可以用一个、少数、多数来简单地勾画出好的和坏的组合。好的组合是君主制（一个）、贵族制（少数）、政府制（多数，即共和国）；坏的形式有僭主制（一个）、寡头制（少数）和民主制（多数）。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六种政治形式可以根据“好对坏”“一对少数对多数”的范畴分成三对形式，分别是“君主制”（好、一）、“贵族制”（好、少数）、“政府制”即共和国（好、多）、“僭主制”（坏、一）、“寡头制”（坏、少数）、“民主制”（坏、多）。其中每一种都可能演变出其他形式，通常是由于蜕化而导致的。

关于灵魂的不朽，西塞罗与柏拉图一致。斯多亚学派认为灵魂能够离开身体存活，但没有感受能力。他们的意思是说，个体灵魂必须与普遍的宇宙灵魂重新合一，这是赏罚的必要前提。

三 《论至善和至恶》的主要内容

西塞罗的《论至善和至恶》写于公元前45年，由三次不同的谈话组成，分别讨论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以及以西塞罗的雅典老师阿斯喀隆的安提奥库斯为代表的“第五学园派”的伦理学体系。就详尽阐述斯多亚伦理学而言，全面考察这一问题特别重要；谈话从正反两方面围绕主要哲学学派在人的生活目的或目标（亚里士多德称之为“telos”）问题上的论述展开。对西塞罗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能为正当生活和良善行为的一切原理提供准则的‘目的’，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也可以说是古代哲学的普遍问题。许多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样的问题必须从宗教中寻找答案；西塞罗则认为这是与哲学相关的问题，所以这篇作品意在在罗马人中推广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回答，让读者自己来决定哪一种更令人信服。

如上所说，《论至善和至恶》讨论的是伦理学理论，更确切地说，它阐述并批判西塞罗时代最著名的三种伦理学体系。

这是西塞罗最精致也是最系统的哲学著作，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影响了几个时代，因为当时旧的宗教已经失去控制力，基督教则还没有出现。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关于“telos”或目的的问题看作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实现这样的目的就获得了他的至“善”或“福祉”。

“telos”不仅包含“目的”的意思，还有“完全”的含义，是人的本质能力——尤其是人独特的理性能力——的完全发展和正当使用。理智生活是最好的，是至善；次善就是获得终极目的的各

种手段。各种善的上升有范围之限：孜孜以求的极点的目的或目标是至善，与此相对的负面价值的极端，当然就是至恶了，所以就有“善的目的，恶的目的”。

《论至善和至恶》中的每一篇都讨论一种重要的伦理学理论。第一卷阐述的伊壁鸠鲁学说可能源于这一学派的某种手册，似乎概括了伊壁鸠鲁《论目的》一文的要点，概述了伊壁鸠鲁与犬儒学派之间的主要争论，以及某个伊壁鸠鲁学说信奉者“论友谊”的作品中的要点。

亚历山大死于公元前 323 年，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 322 年。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都是在约 20 年后开始在雅典任教。这个时间标志着希腊思想以及希腊生活进入了新的时代。思辨能力已经精疲力竭；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在其创始人死后也显出迟暮之态。启蒙主义早就损害了宗教的根基；哲学家似乎都在各抒己见，只有在一点上众口合一，那就是都承认事物并非其显现出来的样子；人显然对自己的结论不能确信，持怀疑态度，皮浪把这一点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创立了怀疑主义。同时，外在的秩序也发生了变化。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善的生活只可能在一个自由的城邦中存在，就像他们所了解的希腊独立的小城邦；但这些城邦如今都落入了马其顿帝国的统治之下，希腊人与外邦人之间的藩篱已经撤除。亚历山大的后继者频繁发动的战争使一切事物都处于不安全状态；流放、为奴、暴死都有可能落到每一个人头上。

无论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怎样彼此敌对，在面对时代的需要时仍有某些共同特点。哲学被体系化，分成三个公认的部分：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两个学派都认为第三部分是最重要的；它们都提出信条，而不是思辨，这是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希腊公民的生活方式。两者都抛弃了理想主义，认为除了质料没

有其他现实，承认感觉经验也是知识。两者研究自然世界都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的位置。两者都在时运变迁中寻求幸福和安全；它们发现幸福就在于心灵的宁静，在于心灵没有恐惧和欲望的干扰。但这里，两位导师发生了分歧。伊壁鸠鲁寻求的宁静在于使人的意志从自然律中解放出来，芝诺则认为宁静在于顺服自然律；而且他们各自的自然概念也存在本质区别。知觉和感觉分别决定我们的判断和选择，它们都是“真实的”，即都是经验获得的正确材料。“前概念”也是这样，我们借此认识每种新的知觉，即我们的一般概念，因为这些是过去知觉的积累。正是在意见中，也就是关于感知觉的判断中，才可能出现错误。意见唯有得到实际感知觉的确认，或者就那些与不可感知的对象（比如虚空）相关的意见来说，唯有当它不与实际感知觉矛盾时，才是正确的。因而，伊壁鸠鲁的论证虽然比较粗糙，却对归纳逻辑产生了影响。

《论至善和至恶》第一卷提到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西塞罗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诗详尽论述了这个主题，他怀着宗教般的热情传讲导师的理论，就如向人类传讲福音。伊壁鸠鲁接受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根据这一理论，最初的实体是数不清的物质颗粒，它们不可分、不可灭，凭着无限扩张的虚空自发运动。我们可灭的世界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就是这些散布在虚空中的原子的暂时聚集。除了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无数其他世界在不断地形成和分解。这个宇宙自生自发，虽然有神存在，但他们并不引导宇宙运动；他们住在世界之间的虚空（空隙）中，过着无所忧虑的幸福生活。人的灵魂，与其他一切物质事物一样，也是由原子构成，而且是最小、最活跃的原子，外面包围着比较粗糙的身体原子，当身体死亡分解了，灵魂也随之消散。因而死就意味着完全消失。

这样，人就从损害其幸福的迷信——对诸神的惧怕，对死后惩罚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但如果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由不可避免的命运引起的，那么仍然存在更糟糕的暴君。

伊壁鸠鲁与阿里斯底普斯一样，主张快乐是唯一的善，是构成人的福祉的唯一因素。阿里斯底普斯已经得出实际结论，正当的事就是享受所能获得的现时快乐。他的行为准则可以用贺拉斯（Horace）的“及时行乐”来概括。但伊壁鸠鲁对这种幼稚的快乐主义作了彻底改造，在他这里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精义是：快乐的善是属于当下直觉的事，是靠自然本能证实的，就如在婴儿和动物的行为中所看到的；所有人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以快乐为目的的；正确的目的就是确保快乐与痛苦总体上的最大平衡；没有痛苦是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只能有类的分别，不可能因感觉上的满足而增加；心灵的快乐基于身体的快乐，但心理的快乐可以在量上大大超过身体的快乐。事实上，前者包括对当下满足的意识、过去快乐的记忆以及将来快乐的盼望；“非自然、非必要”的欲望和情感是不幸的最大原因；因而，谨慎、自制或自控，以及其他公认的美德对获得最大快乐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但美德若不是为了追求幸福，其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四 影响和命运

对快乐主义的这种最初并且某些方面有点自相矛盾的发展，与骄奢淫逸毫无相同之处。相反，伊壁鸠鲁既教导也践行简单的生活，磨炼日常的美德，为此他还制定了讲究实用性的法则，这使他在某些做法上走向极端的非正统。尤其是他否认公正和法律具有绝对有效性，反复教导要回避公民的现行义务。对友谊，他给予最高的评价；他在雅典郊外自己的院子中创立的这所学校，